

諸大家
批評
呂選
八家古文

掃葉山房
發行

諸大家
評批
呂選八家古文

蘇文
類瀆

陳州為張安道論時事書

伏以中外臣庶各有職事。越職而言。國有常憲。臣守土陳州。非有言責。而輒言之。計其狂愚。茲實有罪。然臣伏念頃以老疾不任吏事。陛下未忍廢棄。親擇便地。以遂安養。將辭之日。面承德音。以為大臣之義。皆當為國謀慮。不宜以中外為嫌。有所不盡。古人有言。雖乃身在外。乃心固不在王室。伏惟聖德廣大。無所不容。而臣自到任以來。于今一歲。心目昏眩。有加無繆。故嘗乞丐餘生。求還閭舍。區區之誠。久而未獲。陛下視臣志氣之衰。至此。豈復有意別白是非。而與世俗爭議也哉。是以得失之間。久而無所舉。今者竊有所懷。上為陛下下叅之官吏。下為陛下驗之百姓。而安危之機。實在于此。自惟受恩累聖。邦之休戚。身實同之。志力雖衰。於義不可嘿已。然

與後平昌侯守暗應

臣之所欲言者非敢遠引前古逆探未然以感陛下之聰明也凡皆陛下之所嘗試而臣愚之所與聞者耳臣伏見陛下即位之始計慮深遠凡有所建動合天心始議山陵深恤費用之廣推明先帝薄葬之命以詔有司

先頌其美正見初政命邪未用耳不獨文章抑揚之法

四方聞之無不感泣其後一年之間誕布號令勸率宗族悖孝悌之行勉勵州郡先農桑之政復轉對以廣言路議徭役以寬民力盛德之事不可具記是時天下雖大變之後而無不翹然想聞德音以忘其憂兩宮歡欣九族親睦羣臣萬民蒙福而安紛紜之議不至于朝廷謗讟之聲不聞於閭里陛下優游無為而天下已治矣為國如此豈不樂哉陛下自今視之當日之政其為可悔恨者凡有幾以臣視之非獨陛下無所悔恨雖天下之人亦未有以為失當者也何者政令簡易而人情之所安耳易曰易則易知簡則易從易知則有親易從則有功有親則可久有功則可大向使陛下推行此道終始不變則臣以為可久可大之功可得而致矣其後求治

一樂字對後幾多悔字

太切用意過當姦臣緣隙得進邪說始議開邊以中上旨於是延安有橫

山之謀保安有招誘之計陛下饒之以金帛假之以干戈小人貪功慮害

不遠輕發深入結怨西戎攘奪尺寸無用之土空竭內府累世之積大者

疲弊秦雍小者身死寇讐西鄙騷然不寧而陛下始一悔矣然而陛下天

姿英果有漢武宏達之量雖復兵吏失律而立功之意未嘗少衰是以左

右大臣測知此心復進財利之說陛下樂聞其利而未暇深究其害於是

舉而從之置條例司而講求天下之遺利己酉之秋新政始出自是以來

凡所變革不可悉數其最大者一出而為常平青苗再出而為揀兵併營

三出而為出錢雇役四出而為保甲教閱四者並行於世官吏疑惑兵民

憤怨諫爭者章交於朝誹謗者聲播於市陛下不勝其煩為之當宁太息

日昃而不食矣然猶幸其成功力排眾人之議而固守之天下方共厭苦

而不知其所止也而揀兵併營之策其害先見武夫凶悍為怨最深為患

病根尚在此

欺民

犯兵

最急陛下知其不可。于是多支月糧。復收退卒。以順適其意。而陛下既再悔矣。然軍中之口。猶復洶洶不靖。陛下雖推恩撫之。而終不以為惠。反謂陛下畏之耳。不幸邊臣失算。再生戎心。帷幄之臣。謀之不臧。不務安之。而務撓之。臨遣執政。付以疆事。多出金幣。豫書誥勅。以成其深入之計。當此之時。天下之心。知其必敗矣。而陛下與一二臣者。方以為萬舉而萬全。既而出兵。無人之境。築城不守之地。困弊腹心。以求無益之功。使秦晉之民。父子流離。肝腦塗地。戎人徼勸受屈。已築之城。隨即傾覆。救援之兵。相繼潰叛。四方震動。君臣宵旰。而後下罪己之詔。投竄元宰。以謝二鄙。而陛下既三悔矣。夫此三者。方其未悔也。陛下亦以為是邪。非邪。陛下犯逆眾心。力行而不顧其必以為是。不以為非也。然而其終卒至於此。然則方今陛下之所是而未悔者。無乃亦類此歟。臣聞眾而不可欺者。民也。勇而不可犯者。兵也。險而不可侮者。隣國也。今陛下既已欺民犯兵。而侮隣國矣。夫

束上

拖下

承上轉下

犯兵侮鄰變速而禍小至於欺民則變遲而禍大變速而禍小者瓦解之憂也變遲而禍大者土崩之患也今瓦解之憂陛下已知悔矣土崩之患陛下未以為意此臣之所以寒心也易曰不遠復無祇悔元吉事之未敗也陛下不悟其非必俟其敗而後悔如向三者則陛下之復已遠而悔亦大矣且臣觀之方今陛下之所是而未悔者亦有三而已青苗助役保甲三者之弊臣不復言矣何者言事者論其不可非一人也百姓毀壞支體燠灼耳目嫁母分居賤買田宅以自脫免非一家也陛下其亦知之矣徘徊而不改使民無所告訴加以水旱繼之以饑饉積悍之民奮為群盜浸淫蔓延滅而復起英雄乘間而作振臂一呼而千人之衆可得而聚也如此而勝廣之形成此所謂土崩之勢也臣恐陛下至此雖欲復悔而無所及矣故臣願陛下取即位之政與今日之事而試觀之天下擾擾不安孰與今日之甚群臣交口爭辯孰與今日之衆陛下聽覽疲倦孰與今日

皆欺民內條件

之多悔恨自責孰與今日之切陛下誠以此較之則不待臣言之終而得失可以自決矣後段事攻王介甫且夫即位之政陛下之本心也今日之事臣下之過計也

陛下棄即位之本心而徇臣下之過計臣竊以為過也舉過于當時謀間之臣雖然臣竊聽之道

路方今陛下則亦悔之矣悔之而不變非陛下之意也迫於建議之臣耳

夫人臣進謀于其君苟事之不遂而變以從眾則人主有以測其深淺人

主有以測其深淺則其用捨之命在于人主此人臣之所以不便也臣竊

痛陛下為社稷之計欲改過以安天下而怙權固位之臣持之而不釋陛

下聰明睿知廢置自我而獨為此鬱鬱也漢宣帝與趙充國擊匈奴魏相

非之以為當與平昌侯樂昌侯平恩侯及有識者詳議乃可此三人者非

賢於趙充國也然而與國同憂樂無僥倖功名之心與希望爵賞之意則

過於充國遠甚充國猶不可聽而况不如充國者哉陛下將安民保國而

與喜功伐好權利者謀之臣不知其可也臣不勝區區忘身憂國之誠是

以勢踈而言切惟陛下察之

通篇指神宗悔心處感諷開悟得易納約自牖之意而始末處有針線法度茅鹿門篇中以悔字為眼然神宗悔而安石不悔故前段諷神宗處頗緩異後段攻安石處最迫切

商論

商之有天下者三十世而周之世三十有七商之既衰而復興者五王而

周之既衰而復興者宣王一人而已夫商之多賢君宜若其世之過于周

周之賢君不如商之多而其久於商者乃數百歲其故何也先說周以作襯托蓋周公之治

天下務以文章繁縟之禮和柔馴擾剛強之民故其道本於尊尊而親親

貴老而慈幼使民之父子相愛兄弟相悅以無犯上難制之氣行其至柔

之道以揉天下之戾心而去其剛毅果敢之志故其享天下至久而諸侯

內侵京師不振卒於廢為至弱之國何者優柔和易可以為久而不可以

為強也若夫商人之所以治天下者不可復見矣嘗試求之詩書詩之寬

緩而和柔書之委曲而繁重者舉皆周也而商人之詩駿發而嚴厲其書簡潔而明肅以為商人之風俗蓋在此乎矣夫惟天下有剛強不屈之俗

中興易

歷年少

也故其後世有以自振於衰微然至其敗也一散而不可復止蓋物之強

者易以折而柔忍者可以久存柔者可以久存而常困於不勝強者易以

折而其末也乃可以有所立此商之所以不長而周之所以不振也嗚呼

聖人之慮天下亦有所就而已不能使之無弊也使之能久而不能強能

以自振而不能以及遠此二者存乎其後世之賢與不賢矣太公封于齊

茅云以齊魯一段配入此其行文妙處

此意好否則國之盛衰修短一繫開國之初而後世无与也

尊賢而尚功周公曰後世必有篡弑之臣周公治魯親親而尊尊太公曰

後世寢衰矣夫尊賢尚功則近乎強親親尊尊則近乎弱終之齊有田氏

之禍而魯人困于盟主之令蓋商之政近于齊而周公之所以治周者其

所以治魯也故齊強而魯弱魯未亡而齊亡也

恰好以齊魯應商周

此文是空中樓閣蓋商人之風俗特驗之詩書而謂其用剛本無實據文皆依周以論商復用齊魯以影商周都是憑虛結構讀此當悟

文章假借之法

周論

傳曰夏之政尚忠商之政尚質周之政尚文而仲尼亦云周監於二代郁

郁乎文哉吾從周予讀詩書歷觀唐虞至於夏商以為自生民以來天下

茅云獨見之論

未嘗一日而不趨于文也文之為言猶曰萬物各得其理云爾父子君臣

文字說得最精

之間兄弟夫婦之際此文之所由起也昔者生民之初父子無義君臣無

禮兄弟不相愛夫婦不相保天下紛然而淆亂忿鬪而相苦文理不著而

人倫不明生不相養而死不相葬天下之人舉皆戚然不寧於中然後反

從各得其理生出安字

而求其所安屬其父子而列其君臣聯其兄弟而正其夫婦至於虞夏之

世乃益去其鄙野之制然猶以天子之尊飯土墮啜土飗土階三尺茅茨

不翦至于周而後大備其粗始于父子之際其精布於萬物其用甚廣而

收到無日不趨于文用作一束

舉一事

無窮蓋其當時莫不自謂文于前世而後之人乃更以為質也是故祭祀

以解其餘

之禮陳其籩豆列其鼎俎備其醪醴俯伏以薦思其飲食醉飽之樂而不

可見也于是灌用鬱鬯藉用白茅既沃而莫之見以為神之縮之也然魄

降于地魂氣升于天恍惚誕謾而不知其所由處聲音氣臭之類恐不能

得當也于是終祭於屋漏始祭於祊以為人子之心無所不至也薦之以

滋味重之以膾炙恐鬼神之不屑也薦之以血毛重之以體薦恐父祖之

不吾安也于是先黍稷而飯稻粱先太羹而飽庶羞以為不敢忘禮亦不

敢忘愛也丁寧反復優游而不忍去以為可以盡人子之心而人子之心

亦可以少安矣故凡世之所謂文者皆所以安夫人之所不安而人之所

安者事之所當然也仲尼區區于衰周之末收先王之遺文而與曾子推

論禮之所難處至于毫釐纖悉蓋以為王道之盛其文理當及于此焉耳

及周之亡天下大壞強凌弱眾暴寡而後世乃以為用文之弊夫自唐虞

以至于商漸而入于文至周而文極于天下當唐虞夏商之世蓋將求周

以至於商漸而入于文至周而文極于天下當唐虞夏商之世蓋將求周

收到萬物各得其理句作一束

此段襯貼極好見得衰周之末而聖人猶收遺文以推其理之極當即日

趨于文之一證

方破俗說

之文而其勢有所未至非有所謂質與忠也自周而下天下冒于文非文則無以安天下之所不足此其勢然也今夫冠婚喪祭而不為之禮墓祭

而不廟室祭而無所仁人君子有所不安于其中而曰不文以從唐虞夏

商之質夫唐虞夏商之質蓋將以求周之文而未至者非所以為法也

一起提出主意以後重重結束文極堅緻至謂文者萬物各得其理云爾見解尤高頹瀆經術過其父兄

始皇論

正勢字須從生民說起

諸侯之興自生民始矣至始皇滅六國而五帝三代之諸侯掃地無復遺者非秦能滅諸侯而勢之隆污極於此矣昔禹會諸侯於塗山執玉帛者

萬國傳商及周文武之間止千七百餘國夫人之必爭強弱之必相吞滅

此勢之必至者也彼非諸侯獨能自存聖賢之君時出而齊之是以強者

不敢肆弱者有以自立蓋自禹五世而得少康自少康十二世而得湯自

湯八世而得太戊自太戊十三世而得武丁自武丁八世而得周文武當

是時雖有強暴諸侯，不得以力加小弱。然虞夏諸侯亡者已十八九矣。自

文武成康以來，三十有三世，獨一宣王能紀綱諸夏。幽平以後，諸侯放恣。

春秋之際，存者百七十餘國而已。雖齊威晉文迭興，以會盟征伐持之。而

道德不足，其身亦是勢所攻滅，蓋已多矣。陵遲至於六國，獨有宋衛中山泗上諸

侯在耳。地大兵強，皆務以詐力相傾。雖使威文復生，號令將有所不行。非

有盛德之君，不足以懷之矣。是以至于蕩滅無餘，而後止。秦雖欲復立諸

侯，豈可得哉？而議者乃追咎李斯不師古，始使秦孤立無援，二世而亡。蓋

未之思歟。夫商周之初，雖封建功臣子弟，而上古諸侯，綦布天下，植根深

固，是以新故相維，勢如犬牙。數世之後，皆為故國，不可復動。今秦已削平

諸侯，蕩然無復立錐之國。雖使並建子弟，而君民不親，譬如措舟滄海之

上，大風一作漂卷而去，與秦之郡縣何異？且獨不見漢高晉文之事乎？割

裂海內以封諸子，大者連城數十，舉無根之人，寄之萬民之上，十數年之

幹一初正見是勢

辨論復古封建之難

此一段說得形勢分明又甚雄健

以後事證之

間隨即散滅不獲其用豈非惑于其名而未察其勢也哉古之聖人立法以御天下必觀其勢勢之所去不可以強反今秦之郡縣豈非勢之自至也歟然秦得其勢而不免於滅亡蓋治天下在德不在勢誠能因勢以立法務德以扶勢未有不安且治者也使秦既一天下與民休息寬徭賦省刑罰黜奢淫崇儉約選任忠良放遠法吏而以郡縣治之雖與三代比隆可也

與柳州封建論相表裏同主一勢字然賴濱謂後世欲存封建而不得柳州謂先王欲廢封建而不能則純駁大相逕庭矣

三國論

天下皆怯而獨勇則勇者勝皆闇而獨智則智者勝勇而過勇則勇者不足恃也智而過智則智者不足用也夫唯智勇之不足以定天下是以天下之難蠶起而難平蓋嘗聞之古者英雄之君其遇智勇也以不智不勇而後真智大勇乃可得而見也悲夫世之英雄其處于世亦有幸不幸耶

用感概拓得開

疑當作世祖否則下有疑

漢高祖唐太宗是以智勇獨過天下而得之者也曹公孫劉是以智勇相

名不正未經朱子論定

喻切

遇而失之者也以智攻智以勇擊勇此譬如兩虎相捽齒牙氣力無以相

勝其勢足以相擾而不足以相斃當此之時惜乎無有以漢高帝之事制

之者也昔者項籍乘百戰百勝之威而執諸侯之柄咄嗟叱咤奮其暴怒

西向以逆高祖其勢飄忽震蕩如風雨之至天下之人以為遂無漢矣然

寫得精神

高帝以其不智不勇之身橫塞其衝徘徊而不得進其頑鈍椎魯足以為

笑于天下而卒能摧折項氏而待其死此其故何也夫人之勇力用而不

已則必有所耗竭而其智慮久而無成則亦必有所倦怠而不舉彼欲用

其所長以制我於一時而我閉門而拒之使之失其所求逡巡求去而不

落句妙

能去而項籍固已憊矣今夫曹公孫權劉備此三人者皆知以其才相取

此下從三人抽出一人立論

而未知以不才取人也世之言者曰孫不如曹而劉不如孫劉備唯智短

如此轉出甚奇

而勇不足故有所不若于二人者而不知因其所不足以求勝則亦已惑

矣。蓋劉備之才，近似於高祖，而不知所以用之之術。昔高祖之所以自用其才者，其道有三焉耳。先據勢勝之地，以示天下之形，廣收信越出奇之

又添出兩件來陪說文字更拘緊

將，以自輔其所不逮，有果銳剛猛之氣而不用，以深折項籍猖狂之勢。此

三事者，三國之君其才皆無有能行之者，獨有一劉備近之而未至，其中

猶有翹然自喜之心，欲為椎魯而不能純，欲為果銳而不能達。二者交戰

應前三事

于中而未有所定，是故所為而不成，所欲而不遂，棄天下而入巴蜀，則非

暗証號亭一事

地也。用諸葛孔明治國之才，而當紛紜征伐之衝，則非將也。不忍忿忿之

此段文字抑揚感慨最可玩味

心，犯其所短，而自將以攻人，則是其氣不足尚也。嗟夫，方其奔走於二袁

之間，困于呂布，而狼狽于荊州，百敗而其志不折，不可謂無高祖之風矣。

而終不知所以自用之方。夫古之英雄，唯漢高帝為不可及也。夫

論三國而獨挈劉備亦堪與家取窩之說茅鹿門此文抑揚予奪出入轉捩不可捉搦深得馭題之法

唐論

天下之變常伏於其所偏重而不舉之處故內重則為內憂外重則為外患古者聚兵京師外無強臣天下之事皆制於內當此之時謂之內重內重之弊姦臣內擅而外無所忌匹夫橫行於四海而莫能禁其亂不起于左右之大臣則生於山林小民之英雄故夫天下之重不可使專在內也古者諸侯大國或數百里兵足以戰食足以守而其權足以生殺然後能使四夷盜賊之患不至於內天子之大臣有所畏忌而內患不作當此之時謂之外重外重之弊諸侯擁兵而內無以制說病便有藥由此觀之則天下之重固帶上句不可使在內而亦不可使在外也自周之衰齊晉秦楚外重餘地千里內不勝于其外以至於滅亡而不救秦人患其外之已重而至於此也於是收天下之兵而聚之關中夷滅其城池殺戮其豪傑使天下之命皆制於天子然至於二世之時陳勝吳廣大呼起兵而郡縣之吏熟視而走無敢誰何趙高擅權於內頤指如意雖李斯為相備五刑而死於道路其子李由守